書經 莊子 二

口 13
2583
2

2583
10-2

文凱法印調之

五燈會元七台州瑞岩彥禪師嗣之許氏子自幼披緇裹戒無缺初禮岩曇云云師尋居卅五
瑞岩坐脫石終日如愚默靡自喚主人公復應喏乃自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大慧書答李寶文書云瑞岩和尚屢常在文室中自喚云諸他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諸
云諸他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諸惺惺著又自應
潭林七日瑞岩彥禪師一生常坐每自喚之主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他時莫人
謾

李衷一云主即神也
魏釋老志云道家之源出於老子所志蓋云道家之外復別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別出焉
道書九五千三百八十七卷

李衷一云生形骸之生也知形骸之知也滅止也隨從也以生隨知也知以自從視以耳從聽之類也

○老子知不知章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病是以不病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二

庸齋林希逸

內篇養生主第三

云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公也養生主者道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
道家所謂卅基也先言道遥之樂次言三篇似有次第以卅基不盡然

神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

於其之元始之中堪

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也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知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

殆日之生

書大甲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甲庸戶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淮南一原道訓不義曾故註曾故乎餘也
呂註夫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皆知其相去何若哉不爲仁義之操以近之者不爲諂佞之行以近刑善惡雖遠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
是乃剋心去知而止爭不知之道也 係皇養蒙盡善而勤指
爲善 達磨偈曰示不覩惡而生嫌示不覩善而勤指

而止 知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已字粘上已字與前有物篇同於其危殆其終於危殆而已後世有深矣此之所謂殆節書之所謂惟危也而爲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之而爲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爲作也

爲經可以保身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爲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爲善之事可稱爲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爲惡之事可指此節拗下不敢爲名義之辭下不敢爲惡刑之事而後應不得已而後應也節所謂迫而後應

得已而後應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性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此爲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應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郎盂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趙註經八脉中脉爲經脉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脊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盡心上其生目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本衰一云人身中五行之妙
五行皆屬于土而土生金故
解生言乃者養生之金也世
間萬物入火皆壞惟金不壞
金之爲寶鍊之得水擊之得
火其象象水其色象土水火
土木四時皆備修煉家名曰
金丹又曰不壞之身

的當也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
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
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到此乎手之所
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刀則肩有耗墮
也足之所履亦其施刀之時足之所立自
有步武也膝之所踦微曲也以身就牛
則膝微曲此四句畫出一個宰牛底人
音聲入耳砉然嚮然騞然皆其
用刀之聲雖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
也如十月詩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

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
音其音響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
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
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
文惠君梁惠王也譆嘆也技極也蓋至此
技盡至此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
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
牛也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
學進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
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
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一見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

增字膚肉窾腠理以其有隙理也隙謂皮膚之理也

窾音款云空款苦管反肯音綮又音啓

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

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官知止而神欲行 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肯肉之際之處也批擊也導者順而解之也大窾骨節之間自有大空隙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肯綮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竅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爲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觸音之間肯綮者骨肉相著處也不用刀犯大軱也 軱音古本作骨

良庖歲更刀割也 庖廚人之爲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所犬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割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

硎礪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

擾伊成切結也族聚勿切去也掠也

骨節自有間縫庖丁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擾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也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逆境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若乎所以添此一轉換聚也言牛身節骨聚會之地我之解牛雖日日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郤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个難事做林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敬戒也視爲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運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爲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恢恢不敢甚著力也謋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刀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已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滿志者如意也非自得其志自得其意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見

正至我云左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單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右師單者謂之左師○天子之卿謂太師小師諸侯之卿謂左師右師

九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旨前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未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爲四字便是文勢操縱處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也與其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公文軒姓右師者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

已如此邪人刖之邪刖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花時只要花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當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

當學三昧作觀

羿彀其履虎尾不亟人言之德充符篇云遊於羿之彀中彀中者中地也○註彀中者張弓而射前端所及之地也

而爲雖者不願如此故曰不蘄乎焚也蘄願也焚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雖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泪沒之中更自好也旺音胜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莫ハカラスニシテヲスルヲヲスルヲヲスルヲ

養生主第三 註無養生死之死字

郭註曰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生不一至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更生說

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養生者隨變任他與物俱往故吾薪無係總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在宥篇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達生篇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

爲者其爲不免○註人間世爲衣食交際所不能廢而不爲者則爲之在新不免爲薪大矣

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以不爲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

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量乎
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其年壯其行獨者言
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
之蕉然謂輕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
量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亦叩反有
字月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
澤也雲夢昔皆爲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
夢土作乂而曰雲土夢作乂玄亦纖縞
本作亦纖不曰玄縞纖而曰玄纖縞此文
法也如往也民其無所歸也
知者言其無
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

讀痛心悲恨之辭疏云怿笑之貌

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始往
而刑其大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
憂憂而不救若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
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
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
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
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
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

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
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簒人者
人必反簒之若殆爲人簒邦有道則
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却反其說曰治
國去之亂國就之三謂知人能醫必其門多
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
用我願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政
悔殷幾其國可安也若殆往而刑戮而
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爲彼所刑戮而
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一不雜
則純一貳則雜矣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

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
擾者自苦也憂者自苦也言汝自苦何能
救人若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
諫彼使人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
乎彼之所行雖爲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
他德自然也知和智也纔有水名之心則
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智之私
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智出乎
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者言我以私
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此用智其爭愈不
已器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之凶事此事
不可以盡行言行之必有禍也和厚也厚
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
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
名令聞而未達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
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說於暴惡人之前

人必惡汝謂汝矜驕人自有其美也繩墨
法度世術與述同苗人者內人也必名沒
則苗人所有此名則苗反及汝今此去
國乎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
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棄人而闢其進
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譽之容將
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
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
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
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

歷史大方綱維十七冬散騎
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
之琛改陳四事一曰民不畏
命各教流移故守之酒一曰
宇宙貪殘由風俗移靡誠宜黜
制節儉三曰斗筲之人詭競
未進夸論國之大体唯務吹
毛未能四曰天下無事猶不
服紈誠宜脩事息費養民聚
財深主切責之琛但謝過而
已不敢復言
丁南湖曰朱夫子謂伏篤處
義之正能患難不能處死先
則其在平世必能盡節泰臨
患難而能盡節則其在平
世必能不詭隨乎觀賀琛所

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
不知賢不肖而以知此所爲彼既不知賢
則安知汝爲賢者而信汝之言哉詔君也
若汝也衛君不貪位汝故曰若唯無詔汝
既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將乘
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鬬爭也肆勝也
汝到此時爲其所困則目必將瞿然駭
也而汝也而色粉乎之者言汝方爲顏色
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水自解也
者言容貌之形也心
曰成之者有言用心曰成順之也染甚帝辨
折賀琛處正合此卦象蓋言其爭不勝而
自屈服也他本內熹文得勝汝一勝其氣
愈旺則是水救火火也益滋也益多
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惡愈

無窮極所爲暴戾益甚矣原言此者猶深言
也汝未有以得乎君信於人而人不信之身而深
責即便謝過不敢有所諉矣
是謂逃之徒而非能輕罰寡
者也故侯景鳴鏑梁被劍未
死賊未得之輿至闕下勸王
克紫幕鳴鏑納賊厥後賊又
執豫遣出以爲金紫光祿大
夫是深不惟不死而反爲賊
所利想其平世之所養豈能
伏節死義哉
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偪指人之民
以下偪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攘之
是好名者也
皆
好名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龍逢
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月利
求名曰利之人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龍逢
雜詩外傳卷之四紂作炮烙
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
非忠也懷死不言非勇也見
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
遂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
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紂
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
百姓節財而國安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
其圖之月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比干皆修其身以愛民爲諫不知民自別
人之民波乃下而偪指之偪指愛養之意
也紂約不愛民而汝乃愛紂之民是下
偪其上也所以見殺修善也因其好善反
以擿惡之謂此皆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斃
有扈皆是寓言國爲丘墟死爲厲鬼厲無
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斃有扈之所以取
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
也不能勝之人雖弗勝音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
汝乎弗勝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亡其
事皆寓言也無此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
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
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

攸倉云抑也

所不違因宴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豫其能久乎轉言汝之欲進也必有所以用也且試以語我之所以用也

曾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心也勉而一者黽勉而謹終如初也能如此則可否惡惡可者言甚不可也以陽爲君孔揚揚者言得志之人陽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也采色不定者言其常人每每改變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每改變而不定者言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容服波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

攸滑貌云能解也
又云攸倒巧也

韵會蹐巨力切說文長跪也
伸兩足而蹲蹐地而立自釋

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有固執而不能改化之意於人內則外將以端虛而求所以言病也此能作偽以爲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

蘄乎而人不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

名跽也見所敬忌不敢自安也
史范雎傳秦王跽莊子摩跽曲拳
跽曰摩手跽足躍折曲之狀俯
御拜伏者人臣之禮也

肯爲之吾敢不爲耶爲人之所爲者人亦
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
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
爲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加陵又設爲類之
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
內以此而自守其意直實也此直字與
眞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庶人之
所生則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
私徵人之非者若無此身
私之心則其言淳淳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
故曰與天爲徒外盡摩跽曲拳之
禮人人皆爲之則我亦爲之人於我亦無
疵疵此因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二處生
此等議論以譏訶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
曰與人爲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
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
以爲證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
陳說是非而皆有讁讁之實蓋謂我之所
言非而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
雖訐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爲罪故
曰與古爲徒者言其說與古
人合也若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仲尼曰惡惡
多政法而不讁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
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政事也法
方法也謂

論語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
今也純儉吾從衆
冕緇布冠也純絲也緇布冠以三十升
升八十縷則其絲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
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
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及升成
禮恭驕慢也○程子曰若子罕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衆
可也若於義則不可從也
讀如字
陽貨篇惡訐以爲直
訐謂發人之陰私

汝所言事自方法太多而終是不安謀謨
音聲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
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
及化此其病在何處孟氏汝三者之節皆是
跡其有爲之心便是容心顏回曰吾無以
便非自然之道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
爲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

江湖集上聽雪頌曰寒夜無風竹有聲疎疎密密透松櫺耳聞不似心聞好一歌如發前半集經

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無以進者言更
而爲之其易耶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爲
之其易耶絕無此輕易之心則皞天之意
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皞天不宜此兩句
象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齋在外心
齋在內一志者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
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
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
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
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
以虛虛則爲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

其名一名知ラズ略ヲ以テ之ヲ名ヅク

奚虞匂龍也爾雅落鮮也

醫而星云不得已者猶言說自
脫也 言門人レンヲ以テ之ヲ名ヅクルヲ
知ラズ若シ言ヒテ之ヲ名ヅクルヲ知ラバ
一定ノ名ヲ以テ之ヲ名ヅケ今言ハズ說ク所ヲ知ラズト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可與言
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失言人亦不失言

○經典多述境最奇異境難形

道集虛則此虛字便是心虛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有我也 夫子曰盡之也 猶自有我忘我則虛他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而遊不爲虛名有迹則可名纔到有迹則是動其心矣 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 得它則緣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到有迹則是動其心矣 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 故曰游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他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爲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也 絕跡易無行地難 迹足迹也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爲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迹之迹則爲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爲此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事安得不爲唯無爲而無所不爲則爲難也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爲人使易以僞言爲人使慾

所役則易至於敗僞唯覺心而臨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僞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自然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僞也

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依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為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造道之妙矣

聞者虛空生自吉祥止止吉祥止止夫旦不止是之謂學馳聽視也此以虛空喻心也謂視彼虛空之中縱有空歇處必有充入

閱者閱樂終也閱猶隙也息也

而速不行而至也

宋天台紫陽真人張伯端平 校撰悟真篇外集夫戒定慧者乃法中之妙用也佛祖雖嘗有說而未嘗者自所執今略而言之庶資開悟然其心目定隨緣應物妙用無窮曰慧此三者相須而成互為体用戒之為体者則戒慧為其用慧之為体者則戒定為其用定能照以能明非光則不能照非照則不能明原其戒定慧者本乎一心心光照明者本乎一心且一尚非三復何三三一俱忘湛然清淨

林子會編卷五僧法海初參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無指論六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及定定慧等隨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贊云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

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閱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而日生自此莊生之奇文也郎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或縱容心而不能於外又安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則順耳目之

離諸物
務隳經脈諸根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

禮註大傳注曰天文志黃帝坐在太微中其神日含樞

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矣凡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經止如此伏羲几蘧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蘧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於禮謂行不軌於人別發明不可粹上段說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懼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

疏諸梁楚莊王之玄孫食采於葉僭稱公取論語中周之於子路者

緒氷炭於五藏戰書楚於胸中故曰陰陽之與

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諸梁
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也甚重言使甚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與扣應之不酬且無知之狗況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權衡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爲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患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孔子之語也子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爲麤臧者不知爲藏藏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竈常不絕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患飲食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胸中焦勞夕已飲水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貫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爲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于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

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
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
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
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
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
正當說話其論人
間世至有此語豈得謂莊子爲迂闊太言
者太戒者太不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
與生俱生此心豈能一日去故曰不可解
義不世之當爲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
件當爲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
君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

小雅北山詩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
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惟命之安
而後爲之此心纔一差於忠則哀樂之境雖
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
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
天命又可奈何一正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
也能如此則爲至德之士爲人臣子不看
所遇如何有其難亦所不得已但
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盡其情至於死
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
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 丘請
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

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心相靡以信遠則必
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

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心多溢美之言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
其信之也莫莫則傳遇言者決故法言曰傳
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此下又轉說盡
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爲信驗也如符節之
類是也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
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
也然其言何自而遠必有以傳道之然傳
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
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
溢美溢過當也若彼以怒則其說不好
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溢過當也是一等過當說

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
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
疑之貌也繞至致疑則兩違之惡皆鬬於
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決
因其奉使故以此爲戒法言者古有此善
也故舉以爲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
傳其平常外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
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
庶幾可以的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嘗卒乎陰
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說常
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

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
易以危故怨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
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奇爲
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既說了傳言却
類之事 句 句皆是世情此皆莊子奇處以
巧鬬九今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也其
始等閒拾手只是戲劇其終常至於實乖
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
延秩秩之時也酣載號呶之時也蓋飲
酒至於過當則其爲樂也多異常故或成
爭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如
此也說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爲一事未嘗
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
事也始若之有所作爲正爲苟簡之謀弄
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
間又拈起小言行來蓋人世之相與波言
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處而紛亂
之意纔說箇行字便有名有跡有答則喪
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
不已也實喪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
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
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
也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
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
所擇此壁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

危巧唐本并朝鮮本作死巧

左傳文十七年鹿死不擇音杜註言所依林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捽扁海擊也闘也

蒔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也秩秩有次第貌注飲酒既和樂且有儀也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僛僛舞貌郵過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會云很性貪戾故曰狠貪狠戾

○音杜註蔭音同故假借

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詬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弗然者怒也厲狠戾也其應我者以我之心或時至於相鬬相賊亦皆爲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爲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一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令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始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書之言就奉

○道心 書大傳說命

使事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務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个過當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輒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於自然說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爲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爲而後歸報耶反命也作爲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

疏曰太子顏猶也稟天然之
性德持殺戮以快心云云

以眞實而致君命於齊也言汝之行也莫
若只以眞實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避爲
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郎此眞實致命便
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五字就此又
靜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敎
中中央者中地也此世間名以人間世若正
言處世之難地也看這二段雖盡世情非兼
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苻老
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
此等議論與爲如何宿讀其書未了一細忖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
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
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

補註彼且爲禽獸二段與法
華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
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
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爲說
法意指之不止是言愛焉之
甚見有蚊蛇在然搏之出焉
不意故一致驚怒也虎至暴而
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
暴故與庸人處不可不愼也
若不審幾不量力徒欲以有
方救其無方則螳螂之怒臂
當轍耳

左傳僖二年晉卜偃曰虢必
亡矣不十下陽不懼而又有功
是天奪之鑒也註鑒所以自
照

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
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
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
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
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
爲孽彼且爲顚兒亦與之爲顚兒彼且爲無
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
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顏闔將傅之

春秋僖二十有三年云隕霜不殺草
左傳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唐五行志證聖元年六月霜隕殺草

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鑑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爲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爲敗度敗德之事總而不知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爲過惡則不知改悉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吾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爲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一一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爲一則是就而入之也有誘導之心而主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和而至於聲名

史記孟嘗君列傳第十四馮驩說秦王曰如有聲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

易法度窮慳吝之貞

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處文義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無繩准也無涯者無邊際也言爲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皆是形容無知妄爲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爲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涯之地造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苴艾軒於此當言莆中舊有人父死不葬以恣所欲曰且盡親戚懽之歡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詐又以其錢行前所爲衆親皆從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爲一夕酣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爲善人正此處道

理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
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
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
虎者乎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
也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
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
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蚤虻僕緣而拊之不

蠅蠅掌蜃注未施楣前先施
屋厥於楣下以鄭滉又共白
盛之蜃注謂飾牆使白今東
萊用蛤謂之又灰疏云蜃蛤
在泥水之中東萊人又取之
爲灰今猶以爲粉飾垣謂之
蛤粉今會
銜馬口中勒也以鐵爲之所
以制馬之逸○勒馬鞚銜也
有銜曰勒無銜曰羈釋名絡
也絡其頭而引之也字彙
馬蹄篇加之以銜扼鷙之以

朝之殺害親族未忘此
隨去
日題等
前日之人亦如此

時則鉄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
亡可不愼耶此下又說幾个譬喻螳蜋恃
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憂
也伐誇也幾危也憂誇其才美以犯人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己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爲所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蜄盛屎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蚊虻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撲拂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齕毀碎其身首上譬絡日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然緣聚也亡

月題註月題今所謂額鏡也
萬章下使已僕之爾玉拜也
走僕之煩很良

與忘同此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欲之意
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爲仇
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匠
闔二段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解

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繫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
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
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
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
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

約束謂夫木

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
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樹則蠹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
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
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
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
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未

柤音查似梨木而醋
蹏曰在樹曰果柤梨之類在
地曰蓏凡瓠之徒

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
使之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
也社之中有此櫟木
也絜圍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
中皆必以大木爲主繫之以手量之也兩
手合而圍之爲一圍二百圍大也十仞高也
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無用散棄之
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
木也液出而楯焉液出而楯焉然也樹柱也立
木以爲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
可爲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

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相梨
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屬食者故爲人攀折
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
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
匠石之言也猶今之人罵人以半死漢也
爲言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
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
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个
也字櫟與予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
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
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
中四个也字一个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
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曰盜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診上古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爲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泄言也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爲汝不知己之人以爲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爲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豈此幾字與豈字同意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

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千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倒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舐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天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三

四圍五圍七圍而上者豪富人將爲之連乘高名麗者七八十尺而有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而上者比於高名麗者二三尺而有狙猴之杙者斬之

觀乎三木則求狙猴之杙者宜也

雖然此其所以保身終其天年也夫何爲哉

櫟社樹也不實不材故能終其天年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之齊而問諸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子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復言也散木也作舟則沉作棺槨則速腐作器則速毀作門戶則液樠作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夜夢櫟社樹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楩梓豫章樗也三者皆中繩墨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物固不能自全於世者也且也有用之用也而皆以大用無用之用也而皆以大爲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何以至此哉曰密女毋言是寄言汝閉口勿泄言也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爲汝不知己之人以爲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爲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豈此幾字與豈字同意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

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千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倒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舐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天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而上者豪富人將爲之連乘高名麗者七八十尺而有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而上者比於高名麗者二三尺而有狙猴之杙者斬之

觀乎三木則求狙猴之杙者宜也雖然此其所以保身終其天年也夫何爲哉

櫟社樹也不實不材故能終其天年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之齊而問諸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子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復言也散木也作舟則沉作棺槨則速腐作器則速毀作門戶則液樠作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夜夢櫟社樹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楩梓豫章樗也三者皆中繩墨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物固不能自全於世者也且也有用之用也而皆以大用無用之用也而皆以爲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何以至此哉曰密女毋言是寄言汝閉口勿泄言也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爲汝不知己之人以爲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爲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豈此幾字與豈字同意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

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千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倒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舐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天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而上者豪富人將爲之連乘高名麗者七八十尺而有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而上者比於高名麗者二三尺而有狙猴之杙者斬之

觀乎三木則求狙猴之杙者宜也雖然此其所以保身終其天年也夫何爲哉

櫟社樹也不實不材故能終其天年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之齊而問諸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子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復言也散木也作舟則沉作棺槨則速腐作器則速毀作門戶則液樠作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夜夢櫟社樹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楩梓豫章樗也三者皆中繩墨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物固不能自全於世者也且也有用之用也而皆以大用無用之用也而皆以爲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何以至此哉曰密女毋言是寄言汝閉口勿泄言也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爲汝不知己之人以爲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爲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豈此幾字與豈字同意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

鼓簧司馬曰鼓簧二女樂
楯精司馬云筒弟子楯
倚八卦三爻
四ノ九ノ二

杜鍼司馬曰鍼灸也
治ノ馬曰浣衣ニ

聞四聞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
人富商之家求櫬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
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
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
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
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此假與前反同但就中又細澤數句別說
話見夫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
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未
其所蔭藉亦能芘之故曰隱將芘其所

側霸切音壯楯歌
楯杙也

史記楊雄解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註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瞰
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之志矣
故知天道惡盈鬼神害盈瞰
望也

疏曰櫬傍棺材也亦言楯之
令一遍而不算合着書之律
儀

花自我花物也藉彼求蔭於我也輒解不
實也如今芋莖煞咕食紙反以舌咕之則
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著人如酸言其嚼
也此木惟其不才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
此其大若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
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哉乎唯矣美
而言之也前代地名也櫬棺桑三者可用
之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
地氣所宜也相利和同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爲棺用也言此地所
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見
伐或八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
其有可用處以自礙如此解之也有白牛白顙者豚額揣而鼻
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

西門豹之事、既已見史記、列傳六十六、

後漢、集三年、ヲレハ髮ノ白キヲ老ニテケルカ、十川ノミツハクムニテ老ニテケルカ、十仙原抄二重之年ヲ、テスメル泉三カケニレハニツハクム、ニテ老ニケルカ、十和歌家ニ老カ二リカレラトヒサトコレトニノ輪ヲクミタルヤウヲ也トニ式ノ旨本記ニ義都被ニカクトニ式ノ製組ト、書ヒハ非也

西門豹之事、既添痔病一句、莊子好究此事、要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爲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害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乃大祥也、凡此二也、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適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喩前之、

支離疏者、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支離疏、其形容如此、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新天、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順下而至臍、其身體也、故云、會撮、極髻也、五藏之俞、在於頂上、會撮指天、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兩邊也、背下、則脇似其脇也、此形容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若之何、或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殷是屑、其爵諸侯、亦可知也、諸侯是秉、其誰歸之、吉也聞之、秉同、執也、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言不離矣、其誰爭之、

史記陸賈傳、推結其說、晉推音吹、漢書註、一撮之髮、如椎、循本云、管喻也、言五藏之喻皆在上也、

襄二十九年傳、晉平公、杞伯來朝、杞、侯爵、也、故、冠、杞、六月、知悼子、卒、諸侯、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叔文子、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若之何、或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殷是屑、其爵諸侯、亦可知也、諸侯是秉、其誰歸之、吉也聞之、秉同、執也、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言不離矣、其誰爭之、

戰役得免

宣子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使諸廷令尹筑文牆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称稱徙者築者程土物議遠近略基址度丈數鳩工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論語微子篇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魯桓相與觀之三日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ユニヒヨリコノカタヘウチノホウヘアルキテノゾミヒトツキミテヨロコビヲアラハシイニテヨヲスゴスヒトノヨウスヲ

德自脩等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地而行盡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迷而失之言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凡木以有用而招斧斤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本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云云今此註感應之二字與感通之義相反

通義云充足也符合也德足於已則與物而合也何也德也者人已之所應而應也

姓常名季魯賢人

肊足昆首五忽反與介同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

心也獨若之何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曰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若皆空虛未有所見有得矣無形無化成他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爲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焉而尚遲耳如某者且將師之況他人乎奚假魯哉天下之人皆師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句王先生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者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大地

得與之變死生亦大矣而不

鶴林玉露乙集第四卷表題云佛本子老莊開元十年沙門智昇撰次大藏經目録九五千四十八卷目是爲定數天台三大部補註第十四云譬如男女有失燒頭救令速滅

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鶴林玉露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老莊與佛元不殊二歐陽公一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耳二家之要指若也老莊何嘗貪生畏死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肯綮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

法寶壇經法達常誦法華經
達閱六祖旨但得解義不勞
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
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
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
心不行即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
經文不明經義作麼家無念
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
不著長御白牛車一百下大
悟

上面之二文也
禪家所謂又見傳灯錄五
前所謂齊物論
一說案東坡前赤壁賦又納經
出于此章

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也言天
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
異其語當有迴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眞
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
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
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
得與之變不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
物之變化皆迷法華轉非心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
始也宗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物
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
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
其意則不止訓始而已如此讀得五見其
妙處守其宗旨全體
也游其和者亦用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

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
視之萬物皆一也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
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
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
爲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闔處前後能
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
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絶所以喜越諸
子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
乎德之和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
視此禪家所謂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
觀世音此所謂六用一原也音豈可觀而
之和者與天地同體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意德
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

六用在楞嚴經
爭不疏能所圓融有無兼暢
照究正性參其本末故稱觀
也世音者是所觀之境也萬

碧巖之三云世諦流布與不復異可以斷十方壁立萬仞

象流動隔別不因類音殊唱俱蒙曉悟苦菩薩弘誓一時普救皆令解脫故曰觀世音筆最今世畫大士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麗觀瞻文殊普賢悉不爾觀世音也考宣和畫譜唐宋已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畫婦人服則婦人之像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

公文軒一養生主篇

漢書音義云乃目眞

眾止 三祖信心銘止 歸止 黃 彌勒又作此 住滅之義

五燈會元一慧可曰諸佛法卯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卯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之文所以也物个物也**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若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欲止也能止其欲止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人而求止此一句蓋言未能安其心之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心竟話是此一段

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夏書曰惟彼陶唐帶厥冏受命於天惟時懼懼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以松栢比堯以衆比王駿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

碧巖之三云世諦流布與不復異可以斷十方壁立萬仞

象流動隔別不因類音殊唱俱蒙曉悟苦菩薩弘誓一時普救皆令解脫故曰觀世音筆最今世畫大士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麗觀瞻文殊普賢悉不爾觀世音也考宣和畫譜唐宋已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畫婦人服則婦人之像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

公文軒一養生主篇

漢書音義云乃目眞

猶遺土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欠剩即讀履蹝此一段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自然遺墜而不知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爲已修身也以其智言人有此識智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知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智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爲己已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衆者尊之也不自尊而自衆此莊子

之文所以也物个物也**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若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欲止也能止其欲止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人而求止此一句蓋言未能安其心之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心竟話是此一段

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夏書曰惟彼陶唐帶厥冏受命於天惟時懼懼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以松栢比堯以衆比王駿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

大惠答榮侍 即書癡人面前
不得說夢便作筭法舍云云
無門關須曰癡人面前不可
說夢胡子無鬚惺惺添懵
疏曰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
九軍也
黃帝繼布握奇九軍陣至穫
真爲馬復行周公乘之
法復布黃帝握奇之陣而以
萬一千五百人分之於九軍
八陣之中○大抵八陣即九
軍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陣
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
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疊
石爲八行此即九軍陳法也
十三祖迎毘摩羅尊者華氏
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歸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與尊者論議太子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復曰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不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蛙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舉授三歸依蛙聞法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龍人來服命出合掌問訊祖曰

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
性字或曰生騶若如此讀莊子
是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
人雄入於九軍將未名而能自要者而猶
若是
語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
一智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物隨
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
我爲一之意孟子目萬物皆備於我亦是
此意但語脈有不同耳寓六骸者
言六骸所寄也像耳目與不知耳目
之所宜同意目像耳目而不止於視耳像耳
而不止於聽故曰像耳目知之所知普
知智者智之用也以其
智之所知是也彼且擇日而
登假人則從
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汝何所止矣門曰我當爲汝死樂寂默有初學北
終隱爲聯身住是寺中今已千載過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依五灯會元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古北岩之石室有百鳥啣
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遥觀氣象知後山有奇異之人乃躬尋訪相逢問答云云祖曰持來相
訪矣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
後面曰別有小巷遂引祖至
廬所遠庵唯見虎狼之類
五音宮商角徵羽天下之音也
疏曰六骸謂身首四肢也
五音盡心上孟子曰萬物皆
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註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
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
然之理無不具於性分之內
也

易渙其躬渙音喚王假有廟利涉大川註假至也
說謹案王假字音賈音暇胥說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至於道無時而不在道也即道不須臾離之人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義也與遐通用訓至則各額反音格入陌韻

無人雜篇作賢人

登升也假至也註音賈音暇胥說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至於道無時而不在道也即道不須臾離之人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爲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以駘人爲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朱耶且

雜篇作子和

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朱耶且

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知其約不遵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

與汝同矣後入者先已也先已已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乃所字佳妙全見善四得如字去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全足者衆矣我憮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爲是不當亡者也言其過以爲不當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柰何哉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

吾也遊殼中第十三章敖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危機易以兎尾喻已爲奇矣而莊子曰羿之殼中

旣曰我與物有宵遊於道德云云郭注云形骸外矣道德內也蹙然文義不安貞爲是之是一本作足

宋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魯伯與子叔姬故也三月宋華合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貝之也公與之冕服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鄭公名在諸侯之策臣義其祖其敢辱君請著諸盟府以爲魯人以爲敬

（夫天地之人以爲紙書無文字不所與也）

揚子曰君子之行也正言罪是不敬

宜之地也善射莫如羿敬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急如此況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慶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先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內外二句象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在傳所謂魯人以爲敬魯

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

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曰足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

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譔譎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

司馬彪生卒紹統不安人事傳
莫詳籍伪秘書矣

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趾足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意所謂貴者不在形骸之外也貴貴可恭貌是也只言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教說詭幻怪只爲已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爲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且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是非可不可乎不可之意盡矣）

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十女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

○閒莫奔切閒於不覺自失子我獨閒一曰有頃間也○恢乎音戒憂也

郭注云人辭尒雖

疏云雖無聲韻寥泬乃同塵以逐讓故已然無常人辭尒

○恢乎

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不急

人醜乎

人者形貌也醜惡也

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

何人者也

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之腹者飽其無所作爲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之腹者飽非出於一世外也雖合其前與物猶也此即鴟鳥不驚之意悶然無意而若之意汜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一言其所知者有形貌者也醜惡也望人之腹者飽

列子黃帝嘗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故曰至言去言爲海公羽忘機鷗乃不悔海羽易慮鷗乃不去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倡去声足亮切倡和本又唱字同切唱導也引也

拊漢書韓信傳何聞焉不及以鬬音追人有言上曰子不承相倦卧上怒如失左右手之意仲尼曰丘也眩曰甕者瓦餘之

禮記檀弓云吾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禮記禮運　仲尼燕居　侍坐於仲尼事君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今衰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惡也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說若以名教律之此皆莊子弃筆處愛使其形之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時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妄非行禮之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用妾侍衛而無所愛外飾無形之意新喪者負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

禮記檀弓　曾子曰吾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新喪者期不使

禮記禮運　仲尼燕居　侍坐於仲尼事君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回臣下仕於家　僕三年之喪與

禮明堂位　周之璧斂注斂喪葬之飾御僕持斂衾擁路左右前後天子八斂諸侯六斂大夫四斂士二斂

言官中不得役之也此備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賤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此反歸結在才全德之變

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失而不得與之人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

寒暑等事總言以此是細繹發越處規矩著來
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
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
然而然尒不足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胸
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
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
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
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亦悅也此一
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徧咸也
止也與物爲春者隨所寓而皆爲春也物
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乎心
者郎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接猶
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
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木者質也如
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

也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
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
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
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
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
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
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
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平則
可以爲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

中庸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後篇指知北遊篇

佛經指金剛經

告曰上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尒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萬章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

也即前所謂鑑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若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全也全此性中言其無所往而非德之脩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意同皆是闔戹之離無脹說

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士庶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字佳

衛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脇肩臞

脇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闔戹曲背也支離偏之貌也無脹無唇也偏曲缺唇醜之甚也肩者細長之貌也臞瘠大癭項癰

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闔戹曲背也支離偏之貌也無脹無唇也偏曲缺唇醜之甚也肩者細長之貌也臞瘠大癭項癰之外偏瘤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為下指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美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

孟子告子上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類也

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
又惡用人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
以禮自檢攝束之藝能也夢蕃孽也膠泥也
固也拘拘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
謂賣君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
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
矣不鑠鑠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
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黮黮者不求
備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鑠無喪
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
受命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
人爵也以拘拘而生哉乎其心才全而德不
形智之所知內所言之三字皆是好字
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

不照前後所以爲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
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辨之言有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
惠子因而問之也謂於人者言與人同類
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
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爲徒也言
人能外於是非無入而不自得則與天爲徒
而所遺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

之貌者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
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自損
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
不足皆爲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
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爲貪生非
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爲至密之友惠
子博學而好辨故莊子以外神勞精幾之
槁梧枯木以爲几也瞑倦也堅白辨之名
也選授也言天授予之形而予乃自苦如
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
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爲作者餘字鳴字三十九